

黃泥崗

周璇 編劇
張非 配曲



發行所

崗 泥 黃

著 璋 璣 周

行發店書華新

崗 泥 黃

劇作者 周 璣 璋

出版者 新華書店

上海四川北路新鄉路一號

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

0215

1949年12月 1—1,0000(S1)

小序

本劇是根據水滸傳第十五回『楊志押送金銀担，吳用智取生辰綱』這一段故事寫出的。至於『生辰綱』的來源，可以從第一場至第九場中看出，全是蔡京、梁世傑之輩，『橫徵暴斂』搜括民財而來的。

劫取生辰綱，本來是『七星』幹的，但，爲了使前後故事的聯貫，因而使孫剛、孟雄諸人，也參加在內。這也是應該說明的。

既然說是『智取』生辰綱，當然不用『力敵』了，但是爲了使結尾場面的生動熱鬧起見，所以使白勝的蒙汗藥酒，未入楊志之口，否則，就無法『開打』了。假如在演出時爲條件所限，不便『開打』，那就可以照水滸所寫，楊志吃了半瓢酒以後，『口裏只是叫苦，軟了身體，掙扎不起。十五人眼睜睜地看着那七個人』

都把那金銀珠寶裝了去，只是起不來，掙不動，說不得』。這樣結束，也是可以的。

如果把前九場刪去，從第十場起，當一個小劇來演，也是可以的。

本劇在初稿寫出後，經華東平劇團上演，蒙觀眾提供了不少寶貴的意見，對這次的修改有很大幫助，特在此敬致謝意。但缺點仍然不少，希望愛好平劇者及從事這一工作的同志們，繼續提出意見，予以指正，使再次地修改更臻完善，這是作者所懇切要求的！

編者 一九四九年四月

登場人物表

孫母 灰色臉，髮鬮。布老旦衣，腰包。

孫剛 清水臉，帶灰色，一把抓。前穿老民衣，小腰包，便鞋。~~後穿袴袋，斜~~

穿老民衣，青褶子，薄底靴。

孫英 清水臉，大髮髻。烏藍褲褂，破飯單。

孟雄 抹淡粉，甩髮，網條，軟紮巾。前穿白箭衣，藍褶子。~~後穿白箭衣，斜~~
穿老民衣，薄底靴。

孟父 淡粉臉，高方巾，白滿。古銅褶子，絲縑，白襪，雲鞋。

劉媒婆 醜婆相，黑點子，大長攢，戴花。藍褂子，綠褲子，紫褲腿，彩鞋，飯單。拿煙袋。

劉頭 小花臉。紅帽，青布箭衣。

梁世傑 白奸臉，奸紗，黑滿。黑蟒，紫褲，厚底靴。

蔡夫人 花旦帶狠毒相。黑點子，紅襖紅裙，彩鞋。

丫鬟 彩旦扮，花褲褂，小坎肩，紫網子。

楊志 揉灰臉，黑眉，黑眼窩（淡色）大紫巾。前穿綠花褶子，薄底靴。後改

黑包頭草帽圈，黑綠色改良箭衣，黑褶子。

謝都管 老小花臉。紗帽，四楞藍巾，紫開氈，綠花褶子，絲縐，白襪，雲鞋。

劉唐 揉綠臉，粗眉，黑眼窩，紅痣，紅耳毛。羅帽，花豹衣豹褲，斜穿花褶

子，薄底靴。

晁蓋 黃臉，黑眉，眼窩，大綠紫巾。五絳鬚。內穿綠色花箭衣，厚底靴。

吳用 清水臉，高方巾，五絳鬚。藍或青緞褶子，絲縐，大坎肩，白襪，雲鞋。

公孫勝 揉紅臉，黑眼窩，滿腮鬚，大蓬頭。道冠，道衣。

白勝 武生扮，軟羅帽，草帽圈，青緞袴衣，斜穿茶衣，藍褶子，縐子，大

帶，薄底靴。

阮小二 揉黑臉，武生眉。藍布包頭，老民衣，小腰包，素藍褶子，大襪，打鞋。

阮小五 武丑扮，氍帽，袴衣，青褶子，裹腿，薄底靴。

阮小七 揉藍臉，黑眼窩，滿腮鬚。羅帽，袴衣，青褶子，裹腿，薄底靴。

羣衆甲 老生扮，甩髮。青褶子，腰包。

羣衆乙 老生扮，黑四喜鬚，甩髮，氍帽，老民衣，腰包。

羣衆丙 青年扮，揉黑臉，粗眉。戴一把抓，破老民衣，腰包。

羣衆丁 慘白臉，參鬚。氍帽，老斗衣，腰包。

二牢頭 小花臉扮，揉黑臉。紅帽，青布箭衣。

目次

第一場	借貸	一
第二場	催捐	四
第三場	受責	六
第四場	被捕	七
第五場	求援	一一
第六場	誘買	一五
第七場	遇救	二〇
第八場	刼牢	二八
第九場	定計	三四

第十場	差遣	四〇
第十一場	聚義	四七
第十二場	押運	五六
第十三場	挑酒	五八
第十四場	勝利	五九

第一場 借 貸

人 物 孫母 孟雄 孟父 衙役

孫母 (上唱二簧原板)當家人被官府逼迫喪命，拋下了母子們孤苦伶仃。可恨

那梁世傑橫徵暴斂，要什麼生辰捐送上東京。這才是屋漏偏遭連夜雨，船破又遇當頭風。無奈何到鄰家前去借貸，行走間來至孟家門庭。

(自語)：來此已是孟家門首，呵，孟雄侄兒在家無有？

孟雄 (上白)門外何人喊叫？(作出門看狀)哦！原來是孫伯母，請裏邊坐。

孫母 (白)我正要進去。

孟雄 (白)伯母請坐。

孫母 (白)侄兒，你爹爹可曾在家？

孟雄 (白)現在後房，待小侄去請。(出門向內白)有請爹爹。

孟父（上白）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兒呵，何事？

孟雄（白）孫伯母來了。

孟父（進門白）呵！孫大嫂！請坐，請坐。今日到此，爲了何事？

孫母（白）咳！說來一言難盡，我那當家人上年被捐稅逼死，拋下我和兩個孩

兒，孤苦伶仃，賣豆腐勉強度日。誰想這官府又要什麼生辰捐，每人三兩紋銀，限三日交齊，如逾期限，鎖拿公堂問罪。想我家本極貧苦，那有銀錢交這生辰捐？望求老弟你行個方便，借給幾兩銀子，暫且交上這生辰捐，度過難關，日後我定設法奉還！

孟父（白）哎呀大嫂呵！不提那生辰捐倒還罷了，提起它來，真乃愁死人也！

（唱二簧搖板）說什麼蔡太師生辰大典，梁世傑借此機搜括民錢。按人口要銀兩這還不算，還要我把玉杯獻到當官。

（憂鬱地白）官府在當舖之內，查得舊賬，得知我家有祖傳玉杯一隻，叫我獻納當官，怎奈這玉杯早已賣掉，叫我到那裏去找，那裏去尋？

孟雄（憤恨地白）爹爹！伯母！想那蔡太師本是朝中第一奸臣，他女婿梁世傑又是個著名的賊官，他們上下勾結，狼狽爲奸，這一年一度的生辰捐，把我們就害苦了。像這樣苛捐雜稅，我們就該誓死不納！

孟父（白）兒呵！你年幼無知，懂得什麼？休要多言，後邊去吧！

孟雄無可奈何地下。

孫母（白）你家遭此禍事，自顧不暇，我只好再到別家去借，告辭了。（下）

孟父（送孫母出門白）小弟未能相助，大嫂莫怪！

衙役（得意地上念對）爲了催珠寶，終日滿街跑。（見孟父白）喂！孟老頭！

玉杯的事怎麼樣了？

孟父（白）呵！差官！我這玉杯實實的早賣出了。

衙役（白）哈哈！好話與你說了九千六，你還是四楞子雞蛋不翻身。沒有別的，跟我到衙門裏去一趟吧！

孟父（白）去就去，到那裏我也是無有的！

衙役（白）哼！到了時候，你就有了！

拖孟父下。

第二場 催 捐

人 物 劉頭

劉頭（輕薄地上數板）六月三伏好熱天，王孫公子把扇搧，爲了太師的壽誕日，梁中書派下了生辰捐。你當是忙了那一個，忙了那：三班六房、捕快兩班、張頭、王頭、李頭、趙頭、還有我劉頭『夜裏歡』。東街跑，西街竄，跑了南關跑北關。全班衙役齊出動，好比猛虎下高山。見了財主們還猶可，見了窮人把臉翻。無氣假裝三分氣，說話刻薄又尖酸。動手就打，張口就罵，老百姓敢怒不敢言。我們前頭走，人家後邊罵，人家罵我們：狐假虎威、狗仗人勢、下賤才不值半文錢。有人罵我是胎裏

壞，有人說我是遺傳；不是胎裏壞，也不是遺傳，環境的影響是根源。有道是：挨金是金，挨玉是玉，上行下效，大樑不正二樑偏。上邊爲升官，我們爲撈錢，升官撈錢是一般。老百姓，受害真不淺，賣兒賣女賣莊田。張家寡婦無的賣，賣了兩堆半頭磚，賣了錢，快交捐，交的晚了用繩拴。板子打，鞭子鞭，鞭打完了就往監獄裏關。要問犯的是什麼罪，因爲交不上生辰捐。老百姓受罪真不淺，他們受罪我不管，我們只管要金錢，揩點油水置莊田，老婆孩子都喜歡！都喜歡！

（白）我，劉三，綽號『夜裏歡』。在這大名府衙門裏當了半個快班頭兒，對老百姓吹鬚子瞪眼，到也威風凜凜，這且不說。娶太爺內生員的眼看要來到啦！生辰捐還沒催齊，梁中書冲冲大怒，把我們夫老爺大罵了一頓，我們大老爺又把我們大罵了一頓，我們怎麼辦呢？只好拿老百姓出氣，這就叫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蝦吃泥，一物降一物。閒話少說，催捐要緊，就此到那些窮小子們家裏走走！

(唱二簧搖板)奉命催討生辰捐，那一個不給我用繩拴！(下)

第三場 受 責

人物 孟父 孟雄

孟父 (一跛一拐地上白)好賊官呀！

(唱二簧搖板)惱恨那狗賊官也太兇狠，一心想逼死我這年邁之人，忍氣吞聲忙往家奔，見了我兒把話云。

(痛苦地白)孟雄那裏？孟雄快來！

孟雄 (自內出，驚訝地白)爹爹爲何這等模樣？

孟父 (氣憤地白)爲父上得堂去，那狗官言道，有玉杯不獻，便是不敬太師，不敬太師，便有欺君之罪，將爲父責打四大板，限三日之內，交出玉杯還則罷了，如其不然，要我拿命去見！

孟雄（叫頭）好賊子！狗臧官，這樣橫徵暴斂，敲榨良民，天理何在？王法何

存？有朝一日，犯在我手，必不與你干休！爹爹年紀衰邁，保重身體要緊，且到後邊休息，然後慢慢設法應付，就是了。

孟父（白）兒啊！常言道得好：『閻王叫你三更死，不能挨遲到五更』，爲父的壽命，唉！怕是到期限了啊……（拭淚介）

孟雄（白）呵！爹爹不必悲傷，將息身體要緊。（亦作拭淚狀，扶父下）

第四場 被 捕

人 物 孫剛 孫母 孫英 劉頭

孫剛（挑豆腐担子上，唱二簧搖板）官如猛虎民如羊，家家戶戶遭災殃，豆腐不賣我回家往，見了母親細商量。（作進門狀）

（白）有請母親！